• 南阳汉画馆参观指南
• 南阳汉画馆网站改版成功！

more

发现与收藏

南阳汉画像石产生的历史背景
南阳汉画像石的发现经过
南阳汉画馆的历史沿革

试论汉画像石砖中的车

［来源：原创］［作者：牛天伟］［日期：2012-04-18］

摘　要：车作为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说黄帝时代已发明了车，最早的车实物发现于商代殷都遗址中，而汉画像石砖是保存车舆图像资料最为丰富的古代遗物。汉画中的车，种类多样，异彩纷呈，有常见的一马轺车、牛拉大车，有尊贵的驷马安车、三马骖车、四维轩车、施耳轓车，有妇女乘坐的辎軿车、大棚车等蓄力车。还有鹿车（独轮车）、辇车等不同类型的人力车。更可见出行仪仗中的斧钺车、鼓乐车，农业劳动中的耕车，狩猎活动中的猎车，丧葬载尸用的辒辌车（輀车），乐舞表演中的戏车等专业车。又有罕见的吉羊车、骆驼车、槛车、四轮马车。这些形形色色的车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汉代的交通运输工具和车舆制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图像资料。

关键词：汉画像、轺车、辎軿车、牛车、鹿车

车作为人类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说黄帝最早发明了车，故号轩辕氏，夏代的车正奚仲又对车进行了改造。车的最早实物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甲骨文和周代金文都有“车”的象形字。商代车的结构已相当成熟，由此可以推测，车在我国的发明和使用时间要远早于商代。经过春秋战国诸侯争雄的战争洗礼，至于秦汉一统天下的社会安定与繁荣，车逐渐由战争的重要工具转变为主要用于出行的代步工具。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车的应用更为广泛，种类日益增多，制作技术更加精良。凡朝觐、巡游、拜会、战争、狩猎、商贾、邮驿、农耕、百戏、丧祭等活动无不用车，各种马车、牛车、人力车随处可见，车已成为汉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这一社会现象在汉代画像石、砖中表现得最为具象而又生动。本文试参照文献记载，对汉画像石砖中的车进行分类论述，以探求汉代车的种类、特征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情况。

一、 轺车

《释名·释车》：“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史记·季布传》：“乃乘轺车之洛阳。”司马贞《索隐》：“谓轻车，一马车也。”因此，轺车一般是指一马拉的有盖无帷的可以向四面遥望的车。一马轺车汉画中最为常见。但轺车亦可以驾二马。《文选·吴都赋》六臣注吕向曰：“两马驾车曰轺。轺，轻车也。”《汉书·高帝纪》：“项羽已灭，……（田）横惧，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自杀。”颜师古注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又注引如淳曰：“一马二马为轺传。”汉画中的二马轺车数量并不多。另外，汉画中还有少数驾三马甚至四马的轺车。轺车因车体小（横长方形车厢），车轮大，速度快，故又称“轻车”。相对于大车厢的牛车（大车）来说，轺车又称为“小车”。《说文·车部》和《汉书·食货志》颜注都说“轺，小车也。”《汉书·平帝纪》：“三年春，……亲迎，立轺併马。”服虔注：“轺音 ，立乘小车也。”但汉画中轺车基本上都是坐乘。因此，或认为“此说有问题，因为在汉画像中还从未见到有人站着乘车的。”1轺车源于先秦时期的战车，而战车皆为立乘，又名“高车”，一般为单辕（辀）驾四马，乘三人。汉代的轺车虽然基本已改为坐乘，但不排除个别复古立乘的可能。山东孝堂山石祠汉画中就有两辆三人立乘的二马四维轺车。2轺车已改变了先秦战车的性能，多为双辕驾一马，由立乘改为坐乘，增加了乘者的安稳和舒服度，故又称为“安车”。《后汉书·舆服志》：“乘舆，金根、安车、立车……。”注徐广曰：“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晋书·舆服志》：“坐乘者谓之安车，倚乘者谓之立车，亦谓之高车。”由此可知，所谓的安车，是与立车相对而言，是从乘车者的姿势来定名的。《释名·释车》：“安车，盖车，坐乘，今吏所乘小车也。”《礼记·曲礼》：“安车，坐乘，若今小车也。”这里的“小车”显然是指轺车。轺车主要作为各级官吏巡查出行的公务车，一般乘二人（极少数乘三人），一御者，一尊者，尊者形象高大，御者体型矮小。或认为尊者在左，御者在右，但从汉画来看，左右座次并不固定。汉画中的轺车不仅常见驾一马，还有少数驾二马、三马甚至四马的。这是周代车舆的遗制，人们把车驾二马的叫“骈”，驾三马的叫“骖”，驾四马的叫“驷”。驷马车的驾辕二马叫“服马”，两旁拉车的马叫“骖马”。天子的车驾六马，称“六騑”。车驾马的多少标志着乘者地位和官职的高低。除了马的数量，车盖的颜色也是区别乘车者身份高低的标志之一。尽管画像石砖上看不到车盖的颜色，但汉墓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如辽阳棒子台东汉晚期壁画墓中就有黄、

1、四马轺车：文献中常将四马轺车叫“安车驷马”，如《汉书·陆贾传》：“贾常乘安车驷马。”《汉书·张禹传》：“禹……比老乞骸骨……赐安车驷马。”《后汉书·邓禹传》：“太后以（邓）阊最少，孝行优著，特

听之，赐安车驷马。”这里的“安车”应是指轺车。安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泛指一切可以坐乘的马车，所以，安车不是一种车的专有名词。有人将“安车”与“轺车”并列为两类车是不妥当的。4例如西安秦始皇陵车马坑出土的四马铜辎车，上面就有“安车第一”的铭文，由此证明坐乘的辎车也可叫“安车”。驾四马的车不一定就叫安车，如《汉书·朱买臣传》：“有顷，长安厩吏使乘四马来迎。”《汉书·梁孝王刘武传》：梁孝王如朝景帝时，“景帝使使持乘舆驷，迎梁王于关下。”《后汉书·舆服志》：“所舆驾六，余皆驾驷，后从为副车。”注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驷，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说文》：“诸侯及卿驾驷。”从古代的车舆制度和文献记载可知，太守以上的高官才有资格乘坐这种驷马轺车。汉画中的四马轺车很少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发现十余例四马车，其中四马轺车仅有山东画像石和南阳画像砖5中的三、四例，其余均为四马辎（骈）车。驷马轺车是汉画中规格最高的车，其典型代表是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中的“大王车”，依据文献被世人定名为“驷马安车”。另外，山东汉画中的四马辎軿车也被定名为“驷马安车”。如此，汉画中所谓的“驷马安车”则包括轺车和辎（骈）车两种车型，其共是驾四马。

2、三马轺车：古代将三匹马驾一辆车叫“骖”（骖又可指驾辕马边上的马），所以，三马轺车被今人称为“骖马轺车”、“骖（乘）车”或“骖车驾三马。由于骖马车的规格仅次于驷马车，所以汉画中出现的也比较少，主要有山东武氏祠、南阳七孔桥、徐州铜山茅村（或误为“骖马轩车”）画像石，新

野“戏车”画像砖、四川成都和新

都县画像砖等。按车舆制度，这种车供大夫以上官吏乘坐。另外，汉画中还有驾三马的轩车和辎軿车，这些车也可叫“骖车”。有人认为凡是“马拉的乘人车”均为骖车，也叫轺车。6这种说法显然是对骖车的误解。

3、二马轺车：或可称为“骈马轺车”。这种车汉画中亦不多见，南阳汉画砖中的“戏车、“泗水捞鼎”、“拜见西王母”和“拜谒”等六幅画中有二马轺车。另外，四川汉画砖中亦有一辆二马轺车。按车舆制度，这种车应是士一级官吏乘坐的车。

4、一马轺车：由于一马轺车是汉代最为便捷轻快的陆路代步工具，所以各地汉画像石砖中最为常见，且数量众多。在出行、拜谒或战争画像中，作为主（帅）车的一马轺车，往往在车盖与车舆之间增加有四根维绳（图五），而一般 的轺车均无维绳。另外，上文所述的驷马、骖马和骈马车都是规格较高的车，它 们大多也有四维绳。如孝堂山石祠的“大王车”、武氏祠的“令车”、“君车”、“丞相车”等主车均有四维，而武氏祠的“门下贼曹”、“门下游徼”、“门下功曹”、“主簿”、“主记”等属车均无四维。因此，“四维”不仅具有固定车盖的实用性，而且还是尊贵身份的重要标志，《后汉书·舆服志》并无这方面的记载，而四维轺车在山东、江苏徐州、河南南阳和陕西等地的画像石砖中均可见到不少实例。

5、施轓（耳）轺车：或称“轓车”。即在车厢左右侧板上方各附加一个挡泥板的轺车。挡泥板又被称为“轓”，俗名“车耳”。《汉书·景 帝纪》：“令长吏两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车耳反出，所以为之藩屏，翳尘泥也。”又引如淳 曰：“轓音反，小车两屏也。” 作为车耳的“轓”又称“ ”，《广雅·释器》云：“轓谓之 。”《说文》：“ ，车耳反出也。”东汉人应劭和许慎二人都认为“轓（ ）”即用来挡车轮泥土的藩屏，也叫“车耳”。《说文》：“藩，屏也。”“屏，屏蔽也。”正是因为“轓”与“藩”的音义相通以及一些对车耳注释（如淳注）的含混，所以又造成了后人的误解，如唐代人颜师古认为“轓，车之蔽也。……即是有障蔽之车也。言车耳反出，非也（《汉书·景帝纪》注）。”《后汉书·舆服志》刘昭注曰：“车有轓谓之轩。”即把挡车轮泥尘的小屏“轓”误为了轩车两侧用以挡视线的大屏“藩”。鉴于挡车轮泥土的功能，轓又叫“屏泥”，如《后汉书·舆服志》：“小使车，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绛帷，导无斧车。”关于轓的形状和尺寸，《后汉书·舆服志》：“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耳。”将这一记载与汉墓壁画中的轓车相比照，或认为“汉代的车轓似由两块长方形的挡板拼接而成。其中一块直立在车舆边侧，与车轎（车箱左右侧板）连接，另一块平置，一边搭接在立板之上，整体断面呈曲尺形。”7若按此说，则“下屈广八寸”即指轓的立板宽八寸。“上业广尺二寸”是说轓的平板宽一尺二寸。在汉墓壁画中，轓的平板明显比立板要宽，与文献相吻合。但孙机认为“车耳是装在车轎上部用以遮住车轮顶部的挡泥板，多呈长方形，外侧有垂下的边板。”8这一观点的依据应该是汉画像石砖，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发现十余例轓车画像，四川画像砖、山东画像石和徐州画像石中都可见到轺车施轓的例证。至少一辆轓车有车耳。一般是车耳与车轎为一个整体，有的仅有上面的平板，有的平板外侧还有下垂的边板，且平板要比边板宽。那么，“下屈广八寸”即是指下垂的边板。因此，从汉画图像来看，车耳的装置不唯一种形式。据汉代车舆制度，六百石以上官吏才可乘轓车，且汉画中的轓车大都有四维绳，由此，施耳轺车也是规格较高的一种车，文图得以互证。《后汉书·舆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因官职的高低，车耳的颜色也有所不同。但可惜汉画石砖一般看不到颜色，不过，汉墓壁画可以看到车耳涂色的例证。如河北安平逯家庄和河南荥阳苌村等壁画墓，其中苌村墓的图像最为清晰，朱左轓的轺车旁有墨书榜题“□ 陵令时车”，朱两轓的二轺车榜题分别为“巴郡太守时车”、“济阴太守时车”。据汉官制，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太守秩二千石。图像与文献正相吻合。

6、轩车：或称为“有屏轺车”，或径直叫轺车9。因轩车属轺车之一种，故称“有屏轺车”亦可，但叫它轺车不妥，毕竟它与轺车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后汉书·舆服志》：“皇太子、太子，皆安车……画轓文辀……。公、列侯安车……黑轓，右騑。”注曰：“车有轓者谓之轩。”这里的“轓”应为“藩”，所谓“画轓（藩）”即涂彩画的藩屏，“黑轓（藩）”是无画的黑色素藩。这种安装有藩屏的“安车”就是轩车。《左传·闵公二年》：“鹤有乘轩者。”注服虔云：“车有藩曰轩。”《汉书·陈遵传》：“遵初除，乘藩车入闾巷。”注曰：“藩车，车之有屏蔽者。”关于轩车的形状也存在争议，孙机说“车箱两侧障以上连车盖之屏，应为轩车。”10若如此，从侧面观之，轩车与辎軿车很难区分，有人就曾将陕北汉画中的一辆轩车误认为了“軿车”。11李发林认为“车侧的屏蔽安装不到车顶，在车盖与屏蔽之间留有一条狭长的缝隙的车应为‘轩车’。”12 他把汉画中既有两边的屏障，又不是遮掩得严严实实的车考定为轩车或藩车。笔者基本赞同李说。从汉画石砖来看，轩车与轺车基本相同，都为曲辕，仅在车舆左右侧各增立了一块屏板而已。屏板并不太高，上面与车 盖 定的距离，尽管距离的大 小不尽相同，但均不与车盖相连，一般情况下，观者可以在屏板的上方看到乘者的冠部（图七、八）。轩车的形象资料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陕北苏北有个案。 从汉画来看，轩车驾马的数量并不固定，一到三匹不等。从汉代车舆制度来看，这种车的规格也是相当高的。汉班固《白虎通·车旗》： “诸侯路车，大夫轩车。”《说文》：“轩，曲辀藩车也。”徐锴注：“轩，大夫以上乘车也。”汉画中的轩车大多数有四维绳，一般是车骑队伍中的主车，也印证了它的尊贵身份。

7、无盖轺车：全国四大汉画区域都有这种车，但数量并不多，它们一般是作为车骑队伍中的导车或从车，常驾一马，应为从吏或小官吏的乘舆。《后汉书·舆服志》：“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辐辋弩服。”《战国策·齐策》：“使轻车锐骑冲雍门。”无盖车轻巧灵便，故谓“轻车”，常作为战车使用，而汉画中仅作为出行队伍的护卫车。在轺车系列中，这种车的地位最低。有人将这种车称为“安车”13，不妥。若要为它定一个具体的名字，“轻车”似乎更合适。

轺车一般都是由马牵引的，但河南密县画像砖上却发现一例由两只骆驼牵拉的有盖轺车，车上的乘者和御者均为“胡人”形象。这一全国罕见的驼车应是中原与西域两种文化相融合的产物。14

二、辎、軿车：

与上述专供男士乘坐的各种轺车相对应，辎车和軿车则主要是女性乘坐的车，其车型特征与轺车区别甚大，《说文》：“辎、軿，衣车也。”《后汉书·梁冀传》李注引《仓颉篇》：“軿，衣车也。”刘熙《释名·释车》：“軿车：軿，屏蔽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牛车也。辎軿之形同，有邸曰辎，无邸曰軿。”因辎、軿车一般为贵妇人乘坐，所以要“四面屏蔽”，好像车被穿上了衣服，故又通称“衣车”。辎、軿本为两种车，但因车型略同，功用相近，故二者往往连称混同。又因为女性专用，所以文献中凡乘辎、軿车者大都为女性。如《列女传·贞顺齐孝孟姬传》：“后妃踰阈，必乘安车辎軿。”《后汉书·张敞传》：“君母出门，则乘辎軿。”《后汉书·舆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皆御金根，加交络帐裳。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左右騑，驾三马。长公主赤罽軿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漆布辎軿车，铜五末。”可见这种车是王室、官吏、豪强地主家的妇女们所乘坐的马车。刘熙说辎軿车是“牛车”应有误，因为在贵马贱牛的汉代，乘马车才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官宦豪强家的女人们一般是不会坐牛车的，而且汉画中的辎軿车不见有以牛牵引的。《释名·释车》：“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也。辎，厕也，所以载衣服杂厕其中也。”由此，辎车车厢比轺车宽大，不仅乘人而且还可兼载衣服行李杂物。正因为辎、軿车是女人的专用车，所以显贵的男子在正式场合中一般不会乘这种车的，不过，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有男性偶乘此车。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齐威王以孙膑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汉书·张良传》张良说刘邦“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帝）以荣为少傅，赐辎车乘马。”《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赐（贺）齐軿车俊马……，使齐就车……。”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如赵化成认为 “軿车主要为妇人所乘，……也偶见为男子所乘。”“辎车似主要为男子所乘，当然，妇人亦可乘。”15辎、軿车的车厢除了比轺车大外，还有“重舆”的特征，即分前后两个车箱，御者（男性）坐前车箱（敞露），乘者（女性）坐后车箱（封闭），与轺车御者和乘者同一车箱截然不同（图九）。尽管汉画中的车多为正侧面形象，“重舆”辎軿车的具体图像并不多，但鉴于“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笔者推测，“重舆”并非个别现象，而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说文·户部》：“戾，辎车旁推户也。”“户”即窗户，辎车侧屏开有窗户，汉画中不少辎车有窗（窗中或可见乘者的头部）可以互证。另外，汉画中辎、軿车的左右屏板上多饰有网格纹。《周礼·巾车》郑注：“辎车后户。”这里的“户”应指门户，因为汉画中有的乘者从辎车车舆后边探出身来16，有的车箱后边的门帘被风吹起17，由此表明车后开有门。或认为辎车后开门，为了便于上下车，要把车辕向后伸长些，称“后辕”，即《释名》所谓的“邸”。因此，孙机认为：有无后辕（邸）是辎车和軿车的主要区别点18。尽管山东福山东留公村等地出土画像石上可见到辎车有后辕的例子，但汉画中有后辕的辎軿车并不多见。关于“邸” 为何物，历来都有争议。还有一种观点说“邸”是指辎车后门的门屏，“辎车可以从后面上去，而軿车前开门，后面封闭，故无邸。”19不论“邸”是指后辕还是后门屏，都表明了辎车是后开门，但因汉画中的车大都为正侧面形象，且雕画较粗略，难以从“邸”的角度去区别辎车和軿车，所以，对汉画中这类车的定名就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或名“辎车”，或称“軿车”。关于辎軿二车在形态上的区别，历来都存在不同的意见。《说文》：“軿，车前衣也；车后为辎。”段注：“前有衣为軿车，后有衣为辎车。”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赵化成认为是“軿车前后及两侧皆有衣蔽”，“辎车只有后蔽，而无前蔽”。鉴于此，他进一步指出：辎车“车舆后半三面屏蔽、前敞”；軿车“四面屏蔽，车侧屏蔽超出车轮中轴线前伸。”20正因二车在形态上难以区分，故本文将其合二为一，统称“辎軿车”。不过，从汉画正视图来看，这种车明显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全封闭型”，即看不到乘者和御者。二是“半封闭型”，即车舆后半部封闭（看不到乘者），前半部敞露（可见御者）。《释名》：“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所以隐蔽形容也。”这里所谓的“容车”应是辎軿车的别称，有人推测汉画中“有盖，车侧有屏蔽，屏蔽上开有小窗”的车可能就是容车。21与轺车相比，辎軿车的盖也独具特色，《礼记·曲礼》正义引何胤《礼记隐义》云：“衣车如鳖而长，”秦始皇陵车马坑出土二号铜车马即一辆封闭型的辎车，其车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与鳖甲酷似，而汉画中的辎軿车盖也多似鳖甲。不过，陕北汉画中有少数辎軿车的盖比较独特，上沿平直，下沿下曲，呈铁锅状。22汉画中的辎軿车常见于山东、陕北和苏北，四川和河南南阳较少见。一般常驾一马，但也有少数驾二马、三马甚至四马的，如山东滕县西户口、庄里和费县潘家疃画像石中就有四马辎（骈）车23。

三、輦车

《说文·车部》：“輦，大车驾马也。”《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以輦车四十乘反谷口。”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大车驾马曰輦。”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三辆铜质卷蓬大车模型，其驾车马的胸前分别刻有“冀张君夫人輦车马”、“守张掖长张君前夫人輦车马”、“守张掖长张君后夫人輦车马”铭文。内蒙古托克托“闵氏”壁画墓中室右耳室后壁下层的车马图中也有马拉棚车，且有“輦车一乘”的榜题24。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夫人軿车从骑”后边跟随的两辆马拉双直辕卷棚车也有“輦车”题榜。由此可知，“輦车”即驾马的大棚车。《说文》：“栈，棚也，竹木之车曰栈。”这种棚车又可名“栈车”。輦车在四川、山东、陕北和苏北等地的汉画中也有不少，其形制是车箱较长，上面为蔑席做成的卷棚，一般前后无遮挡，双直辕，驾一马。与曲辕的辎軿车相比，其结构更为简单，有的车辕制作较为粗糙（呈树枝状），与驾牛的大车相同。各地的輦车还存在不同的区域特色，如山东和四川的輦车舆棚较长，棚前一般不出前沿（图十一）。陕北的輦车和牛拉棚车往往都出前沿，且舆箱较短（图十二）。《韩诗外传》：“驽马柴车（即大车），可得而乘之。”表明驾大车的马常用劣质马。輦车也是妇女所乘坐的一种有屏蔽的马车，因此，亦可将其归入“衣车”的范畴。汉画中的輦车往往跟随在辎軿车之后，而辎軿车之前一般是轺车或轩车。从輦车简陋的设施和它在出行队伍中的排列位置来看，其规格要低于辎軿车。从汉画来看，这种车不仅载人，亦可用于拉货，四川汉画像砖上就有载运大酒瓮的輦车25。另外，山东汉画中还可见到马拉的双直辕无篷大车，包括御者，车上共乘坐四人（图十三）。

四、牛车：

上述的各种车都用马牵引，均可统称为马车，下面再讲汉画中的牛车

牛车，即以牛为动力的车。相对于小巧轻便的一马轺车而言，牛车又可叫“大车”。汉画中，牛车的数量远比不上马车多，且类型也比较少，主要有篷车（图十四）和无篷敞车（图十五）两种均为长方形大车舆。　　牛车主要为无官职的平民所乘坐或商人贩运货物所用，尤其是无篷敞车多用价格低贱的柴木制作，再加上车体笨重粗大，因此，又被称为“柴车”。但李发林认为牛车称柴车是因“平民百姓坐的车，顾名思义，是可以装柴草的车。”26似不妥。《后汉书·韩康传》：“（康）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韩康是一位“不官于朝而居家者”的“处士”，所以只能乘牛车。山东武氏祠汉画石中就有“处士”榜题的卷棚牛车形象27。汉代，马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乘牛车者多为贫贱之辈，所以，富贵者出行时一般乘马车，认为乘牛车是很没面子的事，是穷困的象征。《汉书·食货志》：西汉初年，经济凋敝，“将相或乘牛车。”《史记·五宗世家》：西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能乘牛车者也不是一般老百姓，最起码是小地主或生活富庶者，有时贵族家的仆从也可能坐牛车。《后汉书·单超传》：“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汉画中可见轺车、辎軿车和牛棚车依次相随而行的场景，其中的牛车很可能是仆从乘坐和放置行李之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重农轻商，商人虽富，但无政治地位，常被划归“庶民”行列，在以马车明尊卑的汉代，商人也只能乘牛车。因为汉代的车舆制度有明确的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后汉书·舆服志》）。”《艺文》引《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说明牛车自古有之，且牛车的发明和使用要早于马车。因牛善负重但速度慢，所以牛车最初多用于载物。正因此，牛车又叫“役车”，《释名·释车》：“役车，给役之车也。”山东沂南汉墓中就有拉运粮食的无篷牛车:三辆牛车并排停放，牛被系于车后休息，车上的粮食尚未卸下。另外，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壁画墓中亦可见运粮的无篷牛车络绎于道，道旁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粮食堆等待运输28。牛车也是汉代商人们最主要的运输工具。不少富商大贾拥有成百上千辆的牛车。汉画中可见数辆牛棚车相属而行，可能就是商人运货的车队。除了以上常见的车厢为长方形的大车外，南阳汉画砖中还有一例独特的牛车画像，车厢小似轺车，无盖，独辀（辕），驾二牛，因有残损，看不到辕的曲直，但“二牛抬杠”式的驾牛方式清晰可见，牛前一人面向牛，双手牵牛鼻绳，似在拦车。车上一御者，一乘者，二人皆无冠而巾帻束发29。谢承《后汉书》云：“许庆字子伯，家贫，为郡督邮，乘牛车，乡里号曰‘轺车督邮’。”南阳汉画砖中的牛车也许就是许庆乘坐的牛拉“轺车”吧。

牛车在东汉中期以前一直受到世人的歧视，自东汉末期到魏晋，牛车的地位逐渐得以提升。《晋书·舆服志》：“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魏晋以降，牛车逐渐得到门阀士族的青睐，乘牛车不仅不再是低贱的事，而且已成为一种时尚了。

五、羊车

汉代现实生活中的蓄力车主要是马车和牛车，但汉画中还有一种羊拉的车甚为特殊。羊车目前仅见于山东汉画像石中，车型分无篷直辕大车（图十六）和曲辕辎軿车（图十七）两种。这种羊车往往和马车、牛　　或鹿车相组合成一个车队。因此，有人认为，牛车、鹿车、羊车三车相组合的画像

可能与佛教宣扬的“三乘归一”的教义有关，即牛、鹿羊三车分别是《法华经》中的大乘（菩萨乘）、中乘（缘觉乘）和小乘（声闻乘）的象征30。但这一推论似难成立。关于羊车，古文献中也有记载，《释名·释车》“骡车、羊车，各以所驾名之也。”“羊车，羊，祥也，祥，善也，善饰之车。今犊车是也。”由此可知，汉代的“羊车”有两种，一是羊驾的车；一是牛驾的装饰讲究的“祥善”之车。《晋书·卫玠传》：卫玠“总角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羊车尽管在汉代现实生活中曾经存在过，但汉画中的羊车应不是实用车，因为它们大都具有鲜明的升仙功能。如山东嘉祥汉画石中的一幅出行图：二人骑马先导，中为二羊拉一轺车，乘二人，后一人骑羊随行。图中骑乘者均肩生羽毛，应为得道成仙之人31。而其他羊车常与鹿车（仙车）为伍，且画像上部多有西王母。因此，汉画中的羊车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升仙车。

六、人力车

与上文所述的各种蓄力车相对应，鹿车（独轮车）和辇车则是汉画中所见的两种人力车。

1、鹿车：

“鹿车”文献中多有记载，《后汉书·杜林传》：“（杨）贤见（杜）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后汉书·列女传·桓少君传》：“（鲍宣）妻……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后汉书·范冉传》：“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后汉书·赵熹传》：“熹……因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这里所谓的“鹿车”都是用人力推动的小车，非鹿驾之车，应为“独轮车”。独轮车何以称“鹿车”？东汉人应劭的《风俗通》云：“鹿车窄小，载容一鹿也。”后世学者们认为应劭之说是望文生义的解释，“鹿车”实为“辘车”，因独轮车的轮子与井上汲水用的辘轳相似，故称“辘轳车”，简称“辘车”，又讹误为“鹿车”。这种独轮车适合在崎岖的山路或乡间小路上行驶，至今民间某些地方仍在使用，四川一带称其为“鸡公车”32。　汉代的独轮车除了叫“鹿车”外，又有“一轮车”之称（《说文·车部》）。独轮车的形象集中发现于四川和山东两地的汉画中，其它地区目前尚未见到。独轮车往往出现在“董永侍父”历史故事画像中，董永父（多执鸠杖）坐在田头大树下的独轮车上乘凉，董永在田间除草。另外，四川画像砖上还有用独轮车运送货物的除了名叫“鹿车”的独轮车外，汉画中还真有鹿拉车的形象。山东汉画中可见一些鹿拉的辎軿车和无篷大车，尽管这些车形本身极具写实性，但从乘者的特征来看，不应为现实生活中的车，如有的鹿车上乘坐的是肩生羽翅的仙人，鹿车前还有羽人骑鹿开道另外，古人认为鹿为仙兽，且古代多有仙人骑鹿或乘鹿车的传说。鉴于此，笔者认为这些鹿车应是汉代人想象出的升仙车，故本文不再多论。

2、辇车：

这里所谓的“辇车”（汉以后特指皇帝乘坐的车）是指人在前边牵拉的车。《左传·庄公十二年》：南宫万“以乘车辇其母。”杜注：“驾人曰辇。”《周礼·地官司徒》：“与其輂辇。”郑注：“輂，驾马；辇，人挽行。”《说文》：“辇，輓车也。从车，　，　在车前引之也。”人拉的车在汉画中并不多见。四川汉画石中有一人拉的直辕棚车，车后还有

车内坐一人似女性。34山东费县和江苏徐州发现有男士乘坐的人力车图：一人（或二人）驾车，车为曲辕，无盖，车箱较小，仅容一人，上乘一戴冠男子35。这些人拉的车均可称为“辇车”。或认为辇车即大车，是“妇女儿童所乘坐的”车36，但汉画中的各型“辇车”都比蓄力车小，且男女均可乘坐。汉画中还有一辆四轮丧车，是一种特殊的大型人力车（详述见后文）。另外，汉画中的人力车还可在雷神或天帝出行图中见到，均为多人牵引。如山东孝堂山石祠画像中有四人合力牵引一双轮车，车上环悬四面小鼓，一男子乘车双手执桴击鼓，车后一人推车。笔者认为乘车者为雷神37。

上面论述了汉画中的各种蓄力车和人力车，下面再简单介绍几种专业车。从用途上区分，汉画中还有斧车、鼓乐车、猎车、耕车、戏车、辒辌车等种类的车。

斧钺车：即车舆中立一斧或钺的车，源于先秦车战中的主帅车，汉代用作仪仗车。《后汉书·舆服志》：“乘舆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注：《说文》曰：“钺，大斧也。”司马法曰：“夏执玄钺，殷执白钺，周执黄钺。”汉承周制，黄帝出行的卤簿中也用黄钺车。县令以上的官吏出行时也配斧钺车，但不同的是，斧钺车由卤簿的后从车变为了前导车。《后汉书·舆服志》：“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导车；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大使车，立乘，驾驷，赤帷。持节者，重导从：贼曹车、斧车、督车、功曹车皆两……。”汉画中的斧钺车不仅车舆中间立一巨形斧钺（斧柄系丝带或柄顶端饰幢），而且在车厢后部两侧斜置二棨戟或长矛，一般乘二人，个别为三人。

鼓乐车：乘车者鼓舞或奏乐。按汉代的车舆制度，皇帝出行的卤簿中有“金钲车”和“黄门鼓车”。《汉书·韩延寿传》：记载韩延寿出行仪仗中亦配有“鼓车、歌车，功曹引车，皆驾四马，载棨戟。”山东孝堂山石祠出行图中有鼓乐车驾二马；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中出行图有鼓车驾一马，或认为是“记里鼓车”

猎车：《释名·释车》：“猎车，所乘以畋猎也。”汉代皇帝狩猎时乘坐的专车，又叫“闟猪车”。《后汉书·舆服志》：“猎车……一曰闟猪车，亲校猎乘之。”注：“魏文帝改曰闟虎车。”“闟者，函也。”汉画中的猎车主要集中在

山东一带的“狩猎图”中，均为无盖大车，多为牛牵引，个别为马牵引，乘坐二至三人。如山东费县潘家疃出土“山林狩猎”画像石：石左、中为林木丛茂的山岗，禽兽出没其中，数位猎人荷毕、牵犬、弯弓狩猎。石右一牛驾无篷大车，御者执棒抚牛步行，车乘三人，兼载六个毕网。车后三人荷毕随行。

耕车：农耕用车。《礼记·月令》：“是月也，……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后汉书·舆服志》：“耕车，其饰皆如之，有三盖，一曰芝车，置辐耒耜之箙，上亲耕所乘也。”注：薛综曰：“耜，耒金也。广五寸，著耒耜而载之。天子参乘，帝在左，御在中，介处右，以耒置御之右。”天子或皇帝进行籍田仪式时使用的耕车，装饰自然讲究。但汉画中的耕车与皇帝坐的耕车不同，它虽简陋但很实用，是民间耕车的真实写照。如江苏徐州睢宁县双沟画像石上有一农耕图：一人扶犁耕地，二牛牵犁，画像上部一人除草，一人担饮食。画右停放一无棚大车，车上落二鸟此车即拉运农耕用具的车，可称耕车。另外，南阳汉画石中亦有一幅“耕车图”，也是双直辕无篷车41。或认为这一耕车是“地方官吏进行劝农开耕仪式的片段描绘。”42

戏车：类似于鼓乐车，用于乐舞百戏中。《艺文》卷63引《平乐观赋》：“戏车高橦，驰骋白马。”《文选·西京赋》：“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山东沂南汉画像石中有戏车一辆，三龙（应为马装扮）引车，大方箱形车舆，舆中立建鼓，上饰羽葆，鼓柱高耸，顶端安装一平板，一女伎在平板上作倒立表演。43南阳汉画像砖有“平索戏车”和“斜索戏车”两种图像，其戏车均由无盖轺车改造而成，车驾一马或二马，往往两戏车配合在行进中表演，车上的伎人以平索或斜索将两车相连。车舆中部树一高杆，有人在杆上或索上表演节目，技艺十分高超。44

丧车：专用于丧仪中的载尸车，汉画中仅见一例。山东微山县微山岛出土有一小型石椁墓，其石椁侧板上有一“送葬图”：画中右部，一辆四轮有篷大车由排成两列的十人用绳索牵拉着向右行进，车前部树一华盖，华盖下方立乘二人，车棚顶部前后各立一面建鼓，。车棚形如龟甲，装饰奇特，车体巨大而沉重，与汉画中常见的各种车辆都不同。应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人力四轮车（图二八）。另外，与此画像相邻的右边是一“墓地图”：上方左右并排耸立三座高大的坟丘，坟丘间种植有柏树，坟丘前的正中位置是一个刚挖好的长方形墓穴，墓穴周围有立者和坐者共十人。《释名·释丧制》：“舆棺之车曰輀。輀，耳也，悬于左右前后铜鱼摇绞之属耳耳然也。其盖曰柳……亦曰鳖甲，似鳖甲亦然也。”《说文》：“輀，丧车也。”因此，或认为画像中的四轮车“无疑就是当时送葬用的輀车。”45但也有人将其定名为“辒辌车”。46《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汉书·霍光传》：“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载光尸柩以辒辌车，……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注：文颖曰：“辒辌车，如今丧輀车也。”孟康曰：“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之辒辌车也。”师古曰：“辒辌车安车也，可以卧息。后因载丧，饰以柳□故遂为丧车耳。”由此可知，汉代的丧车可叫“辒辌车”或“輀车”。但丧车有几个轮子，文献中并未说明。《汉书·王莽传》：“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蚤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輀车，非仙物也。’”注：师古曰：“輀车，载丧也，音而。”王莽所造的“登仙车”实际形状则酷似“輀车”，除了驾六马外，其有华盖、羽葆、建鼓、四个车轮、力士輓车等主要特征与汉画中的丧车正相吻合。这就为我们进一步认定汉画中的四轮车为丧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四轮车在汉画中极为少见，除了上述的丧车为四轮外，在豫中地区还曾发现一块十分珍贵的四轮马车画像砖，无盖双曲辕车，一马牵引，车上乘二人，车后随一马（仅见马前身）。47

槛车：山东藤县王开画像石上有一种独特的车，双曲辕，无盖，车舆为大方箱形，一马牵引48。或认为此车即“槛车”。49《释名·释车》：“槛车，上施阑槛以格猛兽，亦因禁罪人之车也。”所谓阑槛，即车舆四面及顶部均用栏杆遮挡。

以上我们分类论述了汉画中出现的各种车辆，这些车均为汉代社会中的实用车。除此之外，汉画中还有许多虚拟的专供神仙或墓主人升仙乘坐的车，如龙、虎、鹿、羊、鱼、鸟等祥瑞动物和神人（羽人）牵引的车，这些车既有

虚拟的无轮“云气车”或“星轮车”，又有写实的轺车和辎軿车。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论述。

总之，汉画像石砖中的车几乎囊括了汉代社会生活中所有的车型（皇帝乘坐的六马车除外），不仅有常见的一马轺车，妇女乘坐的辎軿车、篷车，牛拉的柴车，尊贵的驷马安车、三马骖车和四维轩车，还可见鹿（辘）车和辇车等人力车。更有专业用途的耕车、戏车，猎车、丧车和鼓乐车、斧钺车等出行仪仗车。还有罕见的驼车、羊车、槛车和四轮马车等。这些直观的图像资料对研究我国汉代的交通工具史以及车舆制度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注释：

1 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40

2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汉画像石1·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44

3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95；5

4 李春阳·汉画像中的车·文史知识，2009；6

5 南阳文物研究所·南阳汉代画像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39、164

6 裴明相·汉画中的骖车·汉画学术文集·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

7 于柄文·汉代朱轓轺车试考·考古，1998；3

8、10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93

9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64、270

11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268

12、21 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44

13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256、258

14 密县文管会等·密县汉画像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50

15、20、49 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文物，1989；3

16、27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21、4

17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257

18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95

19、26 、46 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41、114、146

22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84、197

23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222、223、224、323、421

24罗福颐·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发现的汉墓壁画·文物参考资料，1956；9

25 高文、王锦生·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澳门：国际港澳出版社，2002:158

28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29 南阳文物研究所·南阳汉代画像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33

30 朱国炤·汉代画像中所见牛、鹿、羊车及其反映的社会意识·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汉代画像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3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194

32 高文、王锦生·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澳门：国际港澳出版社，2002:155

33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309

34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四川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35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431　杨孝军·徐州新征集的汉画像石研究·东南文化，2009；4

36 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济南：齐鲁书社，2004:209

37 牛天伟、金爱秀·汉画神灵图像考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90

38 张维华·南阳汉画像石中的记里鼓车·中原文物，1981：2

39、48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422、335

40 徐州市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243

41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文物，1984：3

42 尹俊敏·汉画中的车杂考·韩玉祥主编·汉画学术文集·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

43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汉画像石1·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203

44 南阳文物研究所·南阳汉代画像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15—12

45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17—219

47 李国新·汉画像砖造型艺术·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49

版权所有：南阳汉画馆 网站制作：南阳汉都商网